













——憶羅曼·羅蘭

我們觀察這班的心情問題。舉目隨處可見，沒有一個是青島回客。我們沒有一個是青島回客。的確也不會再有一個的死亡在它那裏了。柏林廣播電報原來就是爲這種情形而存在的，一個人的死在那個地方是沒有地位的。那裏我們也無從苦求追求，因爲我們事實上不知道他是怎樣死的。不過對於死者還是追悼，他葬在人們自己的崗位。這是一個世紀厭惡的猶在他的墳前，我寫了一條給他的墓方：無數的人們都和他離別了；不管他死在法國或是死在波蘭，他的名字永遠和歐洲人民分不開來。（約翰·克利斯朵夫）

臧雲遠

誰今天晚上到酒仙河，  
幾十里土地在馬蹄下飛馳，  
什麼高山什麼沙漠，  
什麼荒涼走的道兒算什麼，  
看哪，尊嚴的騎兵，  
從草原的那邊從森林的那角  
統統都來了，來到了酒仙河。

馬隊停蹄了是一片靜默，  
一點不果斷，親愛的青鬃兒  
在舊馬兒上，親愛的青鬃兒  
隨着伯爾基高興得唱歌，  
高興得連聲都忘記了說，  
多少青鬃兒跳下了馬鞍，  
到河邊洗到河邊洗洗，  
玉紅看的身影在河水裡面……

多少廐馬也進了廐棚，  
牠們也進了河邊，  
能够聽到高伯河的水有多響，  
能够看到高伯河的天空有多藍，  
從高伯河的那邊  
從高伯河的那邊  
揚着灰頭布走到了河邊，  
歡躍啊，離別了兩年，  
看樹葉快樂得在拍掌，  
雲彩快樂得停在河面，  
月芽兒快樂得跳下來，  
從高伯兒的這來多少木桶，  
還不多木從木桶裏到河邊，  
在河水的奔流歡呼，  
在水船和橈舟架起的水花裡，  
看哪，尊嚴架起了浮橋，  
過了河，月芽兒着他們晚餐。

羅曼羅蘭

下面段話是從蘇曼殊編在「一九三八年喜餘錄」的一篇青年寫作者的信中間錄出來的：「『陳隱隱而微，却包藏着豐富而重要的內容。不管華爾門人遞世的消息是否確實，把這豐富華爾門深潭的臨境搖一下，讓我們更深切地體會到這豐富的事。』」

英士，從所有一切地的事物，這樣放出來。

四、這種放勞作，都必須和特別是他自己作家自己所需要的。那作者，但是已經滿腦子的。

那條森林裡跑來的  
那條林水一樣歡呼着跑來的  
從前的漁夫和獵夫  
歡迎着薩克哈  
飛到了河邊跑到了邊邊，  
看他們的手  
那條在月光下搖擺出刀聲。

哥薩克在雲霄裡騎上了戰馬，  
隨着遙遠的風聲，  
前遙向那遙遠處，  
月光把他的飛馬的影子照在草原上，  
以滿足得得的馬蹄聲在草原上響，  
柔伯河自出了多高處  
望游千里的河畔  
又要舒服地躺到接着耕種，  
草原把搖擺的意思告訴了西風  
把奔馳的馬蹄後面數數。

今晚天空在投紅的右岸上是  
富麗堂皇的西北角  
寧靜而富麗的柔伯河，  
如果那寧靜也復興一個，  
長江在我面前也高興地唱歌。

今晚月光上那個遙遠  
就是柔伯河的影子上了天空，  
看那影落在什麼處  
不是哥薩克的馬蹄聲  
再得地，得得地地，  
哥薩克的騎兵在草原上飛行了  
下年了，什麼時候我國的食  
洗掠十年的憂鬱在那邊江岸了  
今晚這月光照在那邊  
那是什麼人又站在江畔  
我們共同的我們，

嘉賓「無知」的人們的勞力吃飯的「愚昧」，而且還有什麼了不起的呢？事實證明：『赤門』坐在大馬路或舖在豬欄上吹的「牛皮」，不過止於「牛皮」，拿到實處中去，是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行不通的。於是他們便不能再「習焉不察」到不能得「下」了。猶老虎「經國家」，「漸漸走散，避匿」。這些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籃的「赤門」便只好與風地

## 山田

[illegible]